

# 故乡的炊烟

□ 王新立

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薄雾，村庄便在一片静谧中渐渐苏醒。此时，村庄上最生动的景致，不是清脆的鸟鸣啼啭，不是老牛山羊咩咩的呼唤，也不是氤氲山岚和粼粼碧波，而是那袅袅升起的缕缕炊烟。

最初升起的炊烟是浓重的。它从每家屋顶的烟囱里奔涌而出，恰似乌云滚滚。那是略带潮味的柴草在炉膛里经过一番费力烘烤后，吐出的第一口闷气。可当火苗欢快地舞蹈起来，此时的炊烟就变了模样。它化作青蓝之色，与早晨的阳光纠缠在一起，如同蓝宝石一般透明闪烁，仿佛举手可及，却又遥不可及。

此时，与炊烟相匹配的是那充满历史感的草房茅舍。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留存时间较长的建筑物之一，它们具有历史厚重感，富有田园情趣和自然诗意。每当看到错落有致的茅草房顶上飘起袅袅炊烟，心中便涌起一股温馨与宁静。物资匮乏的年代，草房茅舍是我

们遮风挡雨的港湾，而炊烟则是家的温暖信号。

作为一个村庄，若是炊烟能在人们饥肠辘辘前不约而同地相继升空，那么这个村庄便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它在无声地告诉我们，这里有人烟，有生活的希望。你可以看看那些在田间辛苦劳作的人们，无论是在“汗滴禾下土”时，还是在“身上衣正单”时，只要看到袅袅炊烟，仿佛透过它就能看到家人正在灶屋里忙碌的身影。尽管饭菜简单，油和作料少了些，可白菜、萝卜总是新鲜富有的。窝头饼子是生活的歌词，萝卜、白菜便是相伴的曲子，没有它们的组合，生活便少了几分滋味。

炊烟是深情的呼唤，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家里人深知地里劳作之人的苦累，知道他们口渴时满嘴苦涩，喉咙里仿佛冒出火来；知道他们肚子饿时头昏眼花，上气不接下气，连挪动一步都艰难无比。而这一切，都需要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来缓解。有

了茶水，他们就如同被雨露滋润的禾苗，顿时焕发出新的生机，像初升的朝阳一样灵动而充满精神。

炊烟的腰肢是柔软的，有时会顺着风飘到田间。心思细腻的人，只需轻轻一嗅，便能分辨出飘荡的炊烟哪缕是自家的，哪缕是邻居家的。那其中，有豆萁的香味，有麦秸的火爆味，还有玉米芯直耿耿的气息，当然还混合着农家粗茶淡饭所散发的独特味道。孩子深谙母亲的厨艺，丈夫熟悉妻子的口味，一家人在一个锅里摸勺子，心心相印，酸甜苦辣都彼此相通，闻着炊烟的味道都不会走错家门。

一旦遇上阴雨天，炊烟仿佛特别眷恋着家，常常在屋里徘徊，最多也只是在屋檐下稍作停留。或许是因为田里无人劳作，炊烟也不必高高地召唤。此时，它便与家中的劳动力亲密相伴，共度悠闲时光。屋子有炊烟弥漫，总会让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甚至忍不住泪眼婆娑。尤其是在

寒冷的冬天，若是没有炊烟，畏寒的老人会升起一盆炭火，上面焖上干草碎木屑，故意让它冒出些烟，那袅袅青烟便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慰藉。

如今，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格局的逐步完善，故乡的炊烟越来越少了。曾经充满特色的乡村美景已渐渐成为回忆，但我并不为此而伤感。因为，我心里明白，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现代乡村生活必然的归宿。就像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那天开始一路走来，最终都会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于天地之间。其实，真正让我值得回味的是，炊烟带给我的那份诗意的熏陶和慰藉。无论我走到哪里，它始终是我生命的根，是我灵魂的归宿。它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回家的路，让我记得自己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它是故乡最独特的符号，承载着过去的岁月，也寄托着对未来的期许，永远在我心中飘荡，永不消散。

故乡的炊烟啊！③2

# 深柳堂记

□ 臧新义

书房，若无斋号，就如人无姓名。起个好名字不容易，既要有出处，也需反映主人之心志雅量。好的斋号，字少情长，让人激奋、引人遐思，能窥得高主之雅人深致。

书斋名，多因时以地依志趣而变。如此说来，余尝有书斋三处，雨园、抱玉室、东轩。

青少年时期，于中原乡间生活很久，曾厮守于院落内一间书斋。每当雨夜苦读之际，于廊下静观，天地悠悠，夜雨潇潇，和着泥土芳草的馨香，“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因命“雨园”。昔年读中文系，一度对建安风骨甚是敬仰。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评论建安诸子“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因又得斋号“抱玉室”，谓心有所怀抱，如王羲之《兰亭集序》言：“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还曾有机缘在京城一处古院落内修行数年，书房为大殿之东厢房，余谓之东轩，五百年的木梁，古朴得近乎沉重。余曾为之赋诗曰：

昔是明光殿，今为陶令门。  
重檐映天色，浅砚醉东轩。  
古木新秋意，小园唯鸟喧。  
坐吟心若水，寂寂更无言。

唐人白乐天曾感叹长安居大不易。余亦有此感。居京十余年，才觅得一处能放下大案的书房。凡两层，上为家，南北通透；下则作堂三楹，南向阳而接地阴。各独立出入，内由下沉庭院中楼梯相连，庭宽不过一丈，长约三十尺，四围玻璃及天幕，因此一日中倒多半阳光充足，如深柳掩映之下。辄由唐人刘慎虚“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句得名“深柳堂”。堂前另有一天井，春花秋月，微雨好风与之俱来。

庭多盆栽，高几低座，兰桂蕉菊，檐角垂下的藤萝，错落有致，明月之夜，暗香浮动，斑驳陆离。司马光说：“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我也甚

爱竹，有了自己的书斋，就想种竹，可惜堂前无土，只能以大盆栽之。虽为盆栽，亦烟青碧翠，春雨秋晴，凭窗观赏，宛若潇湘画卷也。借去岁冬，先是冻雨，后覆大雪，开春就渐渐枯萎了。如谢稚柳慨叹养竹之不易，“爱竹成癖，而小庭土薄，种竹多不活。”

于竹子繁茂之际，余曾欣欣然赋诗两首：

其一《题深柳堂》

深柳堂无树，庭前数竹清。  
一池昏晓墨，万卷古今经。  
开卷抒胸臆，挥毫写性灵。  
时有故人辙，载酒过残星。

其二《辛丑重阳深柳堂感怀》

有酒消长夜，何妨秋夜长。  
兴来同作草，客去自徜徉。  
小隐东山墅，重阳深柳堂。  
遥怜故园菊，万里念风霜。

庭中堂门正对处，置一尊二百余斤泰山石，下托木案，上置香炉，每至岁时流转，常燃一炷清香，寂然间，石纹舞篆烟，恍如岁月之私语。

深柳堂正堂约三十平，中置三米大书案，后一列四米书柜，书籍满墙，宣纸堆山。另有木榻竹几，散贮书卷。书案正对一个书法中堂，两侧为自书陆放翁书房对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人生苦短，似水流年，我亦愿在这深柳堂中南窗窗傲，蕴藉滋养着仿佛贯穿千载时光的淡定与从容。

初，至者总笑问：“柳在何处？”今写此记，也算效太白之“山中答问”。一日，某报总编来此，尝建议为深潜堂。余知其意，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也！然其或不知我，志向高远，固当有之，或更应为少年之励志铭也。

“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当光阴在庭院盘桓，当诗书在心头生根，满室墨香便成了垂天的碧荫。身处在这深柳掩映之下的书斋，俯仰一世，读书作赋，品茗逗猫，衔杯挥毫，岂不更值得流连徜徉。③2

## 踏青赏花享春光



新华社发

# 大门口坐在春光里(组诗)

□ 翟玉堂

大门口南  
上午一位千古贤士  
着白袍 缓步而来

枝头上的鸟鸣  
与花蕾交换着音符

此时 大门口坐在春光里  
也是春光坐在大门口

你捧着一本书  
像暖风掠过花香

春光和我靠得那么近  
看着看着 我也变成了春光

春天的乐队

细雨的情怀  
润爽了大江两岸的万千歌喉

鸟的领唱 音符的明亮  
跃上新的高度  
加重了天空的蓝

河水的歌声  
拓展了生命的宽度  
婉转跌宕的绿

花朵的声音 摇曳嫣红

高声部的热烈 奔放

小草低声部的音符 绵延辽阔  
牛羊的胸腔 迸发出高亢和粗犷

春光的总指挥  
指挥着 意气风发  
指挥着你我为之一新的  
万里山河

春天的画笔

心有多大 与之对应的  
世界就有多大  
取来勃发  
取来活力的色彩  
调出心中的斑斓  
隐去天空的刘海儿  
大块背景  
让给春光的表达 让给云的净  
远山的黛

只在一处农舍的衣襟上着笔  
勾出流水潺潺的轻足  
给垂柳的心愿添上绿荫  
给两岸的鸡鸣抹上春晖  
波光谷鸟鸣  
染桃花粉唇  
蝴蝶恋情  
点心中探出的嫩枝  
嫩枝上绽放的春天③2

# 蓝对联·红对联

□ 孙秋鹏

北风吹来了寒意，也吹来了人间乙巳新年的讯息。我在书桌前，望着自己刚刚书写的红对联，心潮起伏。

父亲去世已经三年了。这三年来，每到新年，我总是要写几副蓝对联，表达对逝去亲人的缅怀。那些蓝色的对联，如同冬日的天空，显得深沉而带凉意。

一阵寒风划过脸颊，让父亲去世后三年来的生活画面在眼前清晰起来。

父亲生前是个写对联的好手，这是让我们一家感觉很自豪的一件事。每到年前，他就会准备好笔墨纸砚，坐在那张老旧的木桌前，开始挥毫泼墨。他的书法在当地小有名气，邻居都知道，想要一副既充满书法艺术的对联，就来找父亲。

父亲写的对联内容大都是独立思考后自拟，充满了美好的寓意。他会根据每家的情况精心撰写，哪家有学子即将参加考试，父亲就写“考场笔走龙蛇舞，金榜题名喜瑞盈”；哪家新添了人口，就写“祥光入户家运盛，喜气盈门乐事多”；哪家的母猪新下了猪崽儿，就写“勤劳人家财星现，浩荡春意福运临”……他的字凝重质朴，极具功夫，每一个都仿佛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家里的小院就是村里的“春联代写站”。天还没亮透，就有人拿着红纸来找父亲。父亲总是热情地招呼，然后把神贯注地书写。我在一旁看着父亲把那一一张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充满祝福的艺术品。邻居拿着写好的春联，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父亲给一家人带来了荣光。

然而，父亲去世后，这一切都成了回忆。家里再也没有那弥漫着墨香的书写场景，再也听不到父亲和邻居关于春联内容的讨论声。

父亲走后，家里一下子空了许多。曾经他常去的那些地方，总是让人觉得落寞。客厅里那张木质沙发，父亲在世时总是坐在那里，到了冬日，阳光洒在他身上，形成一片宁静的光影。如今，沙发上老是空的，容易落些灰尘。每次打扫的时候，母亲都会忍不住停下手中的抹布，呆坐一会儿，仿佛能看到父亲还在那里，微微皱着眉头看着书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吃饭的时候，那张餐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满满当当。父亲在世时，他总是坐在主位，笑着招呼大家多吃些。现在，那个位置空着，我们也不自觉地放慢了吃饭的速度，偶尔目光扫过那个空位，

心中就会泛起丝丝缕缕的悲伤。母亲总是强忍着泪水，努力把饭菜做丰盛些，可那热腾腾的饭菜里似乎总是有一点点的凉。

有时，母亲在父亲的遗像前会诉说些家里的琐事，就像父亲还在时一样。母亲在睡梦中也不太安稳，有时会突然惊醒。

这三年来，每到新年，一家人就觉得有点儿难熬。以往，父亲总是早早地开始准备年货，亲自去集市挑选食材，为了让我们在新年吃上最合口味的东西。如今，母亲独自承担起这一切，她的背影在集市的人流中显得那么孤单和瘦弱。

家里的对联，在三年的迎春中需是蓝色的，黑色的文字像是飘浮在哀思的涟漪之上。每次我书写完对联，举起欲要贴在门前时，看着那忧蓝色的纸张在风中摆动，心也一阵一阵不安，辛酸往事随风抖动。

然而，今年不同了。我们家需要和别人家一样张贴红对联。我知道，这种家乡村的习俗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新生活的迎接。

我小心翼翼地刚写的对联展放在地上，让墨迹晾干。“福满人间春常在，喜盈门第乐无边”“红梅吐艳新春

到，绿柳垂丝好运来”……红色的纸张、金色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这时，母亲走了过来，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她看着红对联，眼中闪过一丝泪光。“三年了，我们也该快乐起来了。”母亲轻声说道。

我点点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是啊，三年的时间足够漫长，足够让我们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重新拥抱生活。

默默地看着过不了几天就要被贴上门的红对联，我心中充满了感慨。又回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那些欢笑、那些泪水、那些温暖的瞬间不停在脑海中转动，耳边似有春曲在萦回。

“爸，您看，我们过得很好。”我轻声说道。

母亲笑了起来，看着我说道：“是啊，我们过得很好。你爸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弟弟、妹妹也笑得很开心。我们一家人心中的悲伤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们知道，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爱和祝福却永远伴随着我们。

地上的红对联在敞亮的小院里显得格外漂亮，那鲜艳的红纸、灿烂的金字满是喜庆气息，如同新春的花朵与朝阳，充满了生机和希望。③2